

中国文联出版社

泪土

吴飞舸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泪 土

吴飞舸 著



内 容 提 要

静静的大谷溪流动着不平静的生活浪花，一位老劳模的命运随着我国农村几十年政治风云的变幻而沉浮，最后又以悲剧告终。小说用一幅幅生动的画面，描绘了我国农村所走过的艰苦历程；作品既写了纯贞的爱情，也写了野性的情爱，既有错结的婚嫁，也有乱配的姻缘；小说还以细腻的笔法，写出了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夫妻之间、朋友之间的种种感情纠葛，从而富有浓厚的生活情趣。

泪 土

吴飞舸 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7.25印张 2 插页 385千字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4,000册

书号：10355·860 定价：3.25元

我满怀激情，唱出的却是
一支苦涩的歌……

——作者

目 录

第 一 章	寿宴.....	(1)
第 二 章	劳模怨.....	(22)
第 三 章	深夜里，一声巨响.....	(43)
第 四 章	风雨交加的夜晚.....	(66)
第 五 章	酸粑粑与苦命运.....	(80)
第 六 章	书记.....	(102)
第 七 章	引导.....	(115)
第 八 章	墙上，贴出一张告示.....	(123)
第 九 章	姻缘错.....	(133)
第 十 章	黑汉与破鞋.....	(152)
第十一章	那座破残的土地庙.....	(163)
第十二章	那红艳艳的丰产牌.....	(173)
第十三章	假意真情.....	(190)
第十四章	兄弟之间.....	(206)
第十五章	从朋友到仇人.....	(221)
第十六章	分家.....	(244)
第十七章	丰产地·粉丝厂.....	(257)
第十八章	旧梦重温.....	(267)

第十九章	妒意.....	(277)
第二十章	山上山下.....	(300)
第二十一章	夫妻·家长·叔嫂.....	(316)
第二十二章	追求.....	(328)
第二十三章	海外飞鸿.....	(360)
第二十四章	痴情.....	(379)
第二十五章	山雨欲来.....	(399)
第二十六章	病中.....	(407)
第二十七章	执迷不悟.....	(424)
第二十八章	钻营.....	(438)
第二十九章	父子情.....	(451)
第三十章	沆瀣一气·棒打鸳鸯.....	(464)
第三十一章	大谷冲风云.....	(481)
第三十二章	夜色朦朦.....	(500)
第三十三章	月亮落了，太阳升了.....	(523)
后 记		(545)

第一章 寿 宴

一

常奋斗六十三岁从没给自己做过生日，如今，倒忙着给大儿常自力做生日了！

常自力不大不小，今年三十一岁。

正月十五这天，常奋斗起了个大早。当屋后竹林里的鸟雀开始婉转歌唱的时候，他就掬着一把竹枝扎成的扫帚，出现在屋前的坪子里。

唰！唰！唰！

他朝前微躬着身子，抡着这把长长的竹枝扫帚，开始清扫地坪。两臂的动作是这样舒缓，扫帚落地是这样轻盈，每当扫帚从眼前徐徐扫过，竹枝磨擦着地面发出的唰唰的音响，都使得常奋斗双眼一眯一眯，心里痒痒的就象毛毛虫在爬。就在这倏忽之间，他恍惚觉得手里握的不是一把竹枝扫帚，而是一枝柔软的巨笔，在坪子里尽情地书写着“寿”字。

这天天气很好，湛蓝的天上不见一丝云彩，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湿的水气和泥土的清香混和在一起的气息。太阳还没有出来，岚气上来了。它开始在溪水上飘游、浮动，丝丝缕缕、

清清淡淡的，慢慢地，它们又沿着大谷冲的树丛、留着包谷残秆的土地缓缓上升，不多工夫，大谷冲就象蒙上了一层若有若无、闪烁着珠光的透明的面纱。

常奋斗仔细地清扫完整个地坪，太阳出来了，它把那通红的光艳，镀上了大谷冲的山山岭岭，也涂抹到他高高的单瘦的身上，仿佛增加了他脸上那股藏而不露的喜气。只有在这个时候，脑壳上出了汗、身上发了热，他才微微喘息了几声。眼光不觉又朝坪子边头望去，那里横着一只碾地坪用的桃花石岩碓，岩碓旁长着许多枯黄了的野草。他容不得自己有片刻休息，又蹲下身子去拔、去扯，把屈着的粗粗大大、磨秃了的指头钻进泥里，去抠那些拔不起来的草根。

这时候，儿媳妇宋美芬托着件折叠整齐崭新的青布罩衣从大门里走了出来，径直朝常奋斗身边走去。大约也是因为今天给男客祝贺生日的缘故，她虽然显得比实际三十岁的年龄苍老，但今日又比平时显得年轻一些。因为风吹日头晒，而又缺少雪花膏或是护肤霜滋润的脸上，粗糙的皮肤里透露出一种温存；细细的眉毛扬起来，眼角稍稍拉开的眼睛里，含着一种恬静；失去光泽而显得有些焦黄的头发，显然经过仔细地梳理，齐齐地贴着腮，平时交叉夹着的两枚黑发夹，也套上了绿色塑料管。她来到常奋斗身边，望着他微躬的后背和灰白相间的头发，迟疑了一阵，才轻轻喊道：

“爹，换件衣服。”

轻言细语的呼唤反复响了三遍，常奋斗才觉察了。他昂起脑壳，朝儿媳歉意地咧咧嘴，才站起身子，把巴掌在衣襟上蹭着，擦着指头上的泥巴。宋美芬替常奋斗脱下脏衣服，又把那件折叠整齐崭新的青布罩衣抖开，顺势一旋，替爹爹罩在棉

衣上，拉拉袖子，扯扯下摆，提提衣领，又抱着那件脏衣，轻脚轻手，默无声息地走了。常奋斗喊住她：

“擂茶①都安排好了？”

“安排好了。”宋美芬站住脚，掉转头壳望着常奋斗，温温顺顺地答道。

“碗筷呢？都洗干净了？”

“洗干净了。”

“今天人多呢，好多社员都讲要来。”

“我晓得，爹。”

宋美芬一走，常奋斗这才低脑壳看了看这身崭新的青布衣裳，伸手抚了抚衣裳的折缝。这件衣裳，处处留着儿媳妇的针线和心意，青得鲜光呢。常奋斗一改蹲在地上扯枯草、抠草根的模样，挺着胸在地坪里慢腾腾走了两圈。那胸即使挺着，背仍显得微微地驼了。走着走着，脚步不由得慢下来，心在慢慢往下沉，他又想到了大儿常自力。

是啊，哪个又晓得自己安排给大儿做生日的用意呢？

但是，没容常奋斗想下去，连接地坪的简易公路的远方，忽然响起一阵噼噼啪啪的鞭炮的炸响。常奋斗心里一震，循声望去，远处出现了憧憧人影。他随即转过身去，对着地坪边头的那栋“四合盘”屋宇，亮起喉咙呼唤道：

“力佬！”

屋里没有回声。

“力佬！”

屋里仍旧没有回声。

① 擂茶：把米、茶叶用水泡胀，再与生姜、芝麻一起擂制成浆，冲上沸水当茶饮。此茶可预防、治疗感冒。

常奋斗猛地一愣。

噼噼啪啪！嘭！噼噼啪啪！嘭嘭！！

呜哇！呜哇！呜呜哇哇！

鞭炮鸣响，唢呐欢唱，地坪里弥漫着硝烟，交织着热闹的和鸣。就在这鞭炮、唢呐声中，有人抱着拳，大声唱喏：

“恭喜恭喜啊！劳模。”

二

热烈的鞭炮声惊动了大谷溪边青石板码头上一个挑水的平头男子。他昂起脑壳，瞪圆的双眼死死地盯着溪对岸常奋斗屋场的方向，眼里迸射着火苗，也含满了怒气。由于嘴唇的抿紧，使得两颊的肌肉向横里拉得高高突起，那张尖脸霎时短了许多，额头上那条长长的疤痕也被挤窄。这样盯了片刻，他猛地飞起一脚，朝着青石板上的一颗小石子踢去。石子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咚”地一声落进溪水里，溅起了几滴晶亮的水珠。与此同时，扁担从他肩上滑下来，水桶也“咚”地一声落在码头上，一只水桶顺势儿骨碌骨碌滚进溪水里，在绿波中晃悠悠地荡着，又随着清流一漾一漾地荡了开去。是鞭炮的炸响撩发了他的火气？还是唢呐的鸣奏刺伤了他的心？这汉子咬着牙、瞪着眼，又飞脚朝另一颗石子踢去。

“哎呀，三毛，李三毛，水桶掉进溪里啦！”

溪南岸发出一声呼喊。紧接着，有人踏上两根杉条镶成的木桥向青石板码头跑来，重重的脚步，踩得杉木桥一闪一闪。

“你看你看，李三毛，水桶都荡远啦！”来人上了码头，没有注意平头男子，眼睛却紧盯着在溪水中一摇一荡的水桶。

那个叫李三毛的平头男子没有注意溪水中晃晃荡荡的水

桶，却把眼光投到跑过来的留着分头的男子身上，心里狠狠地道：

“哼，常自力，寿星佬儿，不是叫人给你祝寿么？你跑来做么？”

被李三毛在心里暗暗称做常自力的分头男子，当然不晓得对方心中的语言，他的注意力依旧集中在溪水中的那只水桶上。常自力已经拿起掉在地上的扁担开始打捞那只水桶了。他把扁担伸向水里，够不着，向前伸直了臂膀，还是够不着。他的努力失败了。

常自力又朝前跨了一步，踏上码头上伸进水里最远的那块石头。哪晓得这块石头搭得并不牢固，一个晃悠，石头一偏，常自力“噗咚”一声跌进溪水里。刚刚立过春的溪水透骨的凉，刺得常自力不住颤抖。他从水里站起，没有上岸，依旧踩着溪底的鹅卵石朝前走去。他从水里捞起那只水桶提上码头，这才发现李三毛难看的脸色，吃惊地说：

“李三毛，你这脸色，你怎么啦？”

李三毛哼了哼鼻子说：

“难为你，寿星佬儿。”

“看看，水桶摔烂了没有？”常自力没有注意李三毛说话的声调，却把眼光投向那只捞起来的水桶。头发上的水流到了脸上，衣上的水吧嗒吧嗒往下滴。山风一吹，浑身又是一阵颤抖，嘴唇青了，身上猝然集起了鸡皮疙瘩。

李三毛斜眼望着常自力：

“哈，烂了就烂了，摔烂一只，拆散一对鸳鸯！”

常自力还要说什么，这时候，桥那头响起宋美芬尖脆的嗓音：

“自力，自力，你怎么跑到这里？屋里来了客，爹在到处找你。”

常自力嘴里答应“来了”，脚步却没有移动。宋美芬只得跑过杉木桥，看见常自力一身水淋淋的模样，吓得脸都青了，也来不及从大件衣里去掏那根青布袱子，忙伸过巴掌一下一下去抹常自力湿漉漉的头发，焦急地说：

“哎哟，看你，还不快回去换身衣，硬是要冻出病来的。哎哟，这何得了！”

李三毛鼻里轻轻哼了一声，忙把脑壳扭向一边，鼓着的眼睛却朝斜里瞟着。

这一声不轻不重的“哼”，惊动了宋美芬，这时宋美芬才发现站在一边的李三毛，心里“咯噔”一跳，巴掌从常自力的脑壳上滑了下去，脸色一阵难看，眼皮也往下拖了。

宋美芬的关心和催促提醒了常自力，他这才感到身上一阵阵发冷，动脚向杉木桥上走去。走到桥中，又停下脚步，掉过脑壳对李三毛说：

“李三毛，要是水桶摔烂了，就到我屋里拿一担，反正我们还有一担空着。”

常自力一走，码头上只剩下僵在那里的李三毛和宋美芬。宋美芬抬眼望望李三毛，又赶忙拖下眼皮，惶惑地望着脚尖，两手毫无目的地卷着衣襟，卷起，展开；再卷起，又展开。而李三毛却猛地掉转脑壳，挑战地、两眼眨也不眨地盯着宋美芬。宋美芬感到射过来两道热辣辣的目光，心里一颤，尴尬地正要挪脚走开，却被李三毛喝住了，那声音低沉而威严：

“慢些，大妹！”

“哦哦，你莫这样喊，李三毛。”宋美芬慌张地应道，脸

红了，又白了。

“你晓得，今天是几时？”

“今天是……正月十五。”

“哦，你还记得今天是正月十五？”

宋美芬的脸色变得惨白了，身子不由得一阵颤抖。突然，她两手捂住脸，慌慌张张地跑上了杉木桥，几次险些跌了下来。

三

鞭炮的呛人的硝烟，似乎还在屋子里弥漫，喷呐的欢快的余韵，似乎还在屋子里萦绕；那满地鞭炮的碎屑，就象缀在地上闪亮的星星……

这是一栋四合盘式的屋宇，它坐落在冲尽头的一个不大的窝膛里。这“四合盘”，是大谷冲独具一格的房屋建筑样式：前后两排是两栋横屋，而横屋的两头，中间各有一间房子相连，这房子便称为厢房。从高处向下看去，整个屋宇就象一个扁扁的“口”字，“口”字的中央，是屋宇包围着的一个青条石砌成的天井。前后横屋一般各为三间，前横屋分东房和西房，东、西两房中间即是厅堂，从厅堂绕过东厢房或西厢房，便可到后横屋。后横屋也分西房和东房，不过，前面都加一个“后”字，称为后西房、后东房；隔天井与厅堂相对的，就是后厅了。后厅实际上作正房使用，因此，又叫后房。一栋这样四合盘式的屋宇里，就是一个小小的社会，也书写着、包含着它们各不相同的故事。那么，这栋屋宇所演绎的故事，其中一段，将是以生日的喜庆作为它的开头！

客人们走了，分列在屋场前面，顺地坪的边缘与屋宇的方向垂直而栽的八株笔苞松，在向客人点头致意；屋后的猗猗绿

竹，在向客人频频招手！

客人们走了，丰盛的家宴才真正开始。

一张红漆八仙桌摆在厅堂的正中央。厅堂的四周，那用桐油油过，如今发了黑的板壁上，用绳索拉着一面面红色的、黄色的锦旗，这都是常奋斗历年得来的奖旗。这些锦旗，有些早已褪了色，白而泛黄，有些倒还鲜艳夺目。如果仅按这颜色的深浅来分，从下层到上层，颜色一层层减褪，一乍看去，就象板壁的四周燃烧着一团朝霞；愈接近地面，颜色越艳越红；愈向“天”顶，颜色越淡越白。厅堂的顶上，横安着一根根杉木条，杉木条上挂着一串一串包谷坨。这些包谷坨都撕开了包壳，只露出鼓壮的金黄的包谷籽。一排挨一排的包谷籽，一串接一串的包谷坨，就象挂满了璀璨耀目的珍珠。“朝霞”的辉映、“珍珠”的点缀，使整个厅堂显得这样富丽堂皇，也炫耀着屋宇主人的富有！

“压桌”摆上来了：油炸红薯片、米面片、砂炒包谷籽、落花生……人们都纷纷入了席。常奋斗的爹常有还要困一困，二佬自强去公社所在的小镇上买铧犁还没有回来；宋美芬正坐在灶房里，腿间夹了个陶瓷的尖底擂钵，手里舞着根三江子木制作成的擂棒，把生姜、生米、生茶叶和芝麻在擂钵里擂成泥浆，这便成了擂茶脚子。今天客人多，擂茶脚子都用完了，她不得不加紧赶制，因此，实际上入席的还只有常奋斗、常自力和小宝。小宝上桌子就毫不客气，跪在板凳上伸出胖胖的小手，拿过一块红薯片“咯嘣咯嘣”地嚼着。常奋斗转过身子朝灶房的方向喊道：

“来吧，美芬。”

“爹，您老先吃吧。”隔着西房，从灶房里传来话语。噪

门不高，但充满了敬意。

“爹喊你来你就来吖。”常自力又补了一句。

“我在忙呢，我在忙呢。”

话音没落，从西房那边传来一阵银铃般的咯咯的笑声，混杂着一阵亲昵的骂语：

“哎哟，幺妹，你这个鬼呢。”

“咯咯咯，这阵再轮不到你动手，你是寿星婆呢，咯咯咯咯！”

伴着笑声，从西房里跳出个二十挂零的妹儿，她调皮地眨着眼睛，闪着水灵灵的目光，脸上嘻嘻地笑着。右手用力一拉，两条油浸墨黑的发辫不停地在腰间晃动，竟从西房里拉出一个人来。拉出的这人是宋美芬。在杉木桥边青石板码头上产生的那种尴尬和难堪全然没有了，脸上抹上的是一层淡淡的红晕。她被拉着，嘴里不停地分辩：

“幺妹你坐，幺妹你坐，是该我忙。”

“该你入席。”常奋斗痛怜地吩咐。

小宝拍打着小手，也“姆妈坐、姆妈坐”地嚷道。

那妹儿——幺妹常桂芳也不答话，依旧只是咯咯地笑着，把宋美芬推到席边挨常自力坐下，又在她肩上按了一把，这才轻盈地闪进西房，眨眼又一线风一般地旋出来，手里提着一把老式黄铜煨壶，娇声娇气地嚷道：“擂茶来了！”便提高煨壶，挨个儿将放在各位面前的瓷碗斟满。席上顿时充满了生姜的辣味、芝麻和茶叶的清香。

宋美芬把八仙桌中间的“压桌”挨个儿夹了些送到常奋斗面前的空瓷碟子里，含笑说：

“爹，您吃吧。”

“吃，都吃，”常奋斗伸筷子朝桌上的碟子点了点，又把自己面前瓷碟子里的油炸米面片夹了一些送到常自力面前的碟子里，“尝尝，力佬，看炸得焦不焦？今天是你的生日呢。”

宋美芬不好意思地惊叫起来：

“呀呀，爹，这何领受得起！”

常自力略略站了站身，又拿过几粒花生，去了壳，回敬给常奋斗，说：

“爹，您也吃吧。”

“吃，吃，都吃。”常奋斗用筷子朝周围一划，又捡过宋美芬的那句话说，“如何领受不起？力佬不错呢，手脚灵便，脑壳活泛，肚里也有主见，这几年，屋里搭帮他呢。”

“爹。”常自力不好意思地叫了一声。

宋美芬也感到脸上一阵燥热，也替男客感到不好意思，微红着脸，道：

“爹，他哪是那号样子呀？”

“怎么不是？”常奋斗看宋美芬一眼，又看常自力一眼，“就说屋里喂的这猪，这鸡，他几本书一翻，猪就吹气一样地长大了，鸡就掉珠子一样地下蛋蛋了。”

“爹，你把他夸成一朵花了。”宋美芬依旧感到不好意思地瞟男客一眼。

常自力正惊愕地望着爹。

“当然……当然……”常奋斗接下去又显得吞吞吐吐了。常自力敏感地觉察出这“当然”后面还有话语，忙接着问道：

“当然么？爹。”

常奋斗却又拿起筷子朝四周一划，

“吃吧，吃吧，啊——”

说话声停了，各自喝着擂茶，吃着“压桌”，席间洋溢着一种和谐、亲密的气氛。

过了一会，常奋斗才又深情地看了常自力一眼，说：

“擂茶不错么？”

“不错。”

“擂茶香么？”

“香！”

“是啊，擂茶不错，人也应该不错；擂茶香，人的名声也要香。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人活在世上，靠的就是名声。”常奋斗发表着自己的感慨，两眼却望着八仙桌。

“爹，名声是要留，就看是如何留法。”常奋斗话刚住音，常自力便乘机这样说。

“要如何留法？”常奋斗干脆不再对八仙桌上看一眼，只把两眼望着对面的常自力，“你老子活了这些年，县里府里，州里京里都走了，县官府官、州官京官也都见了，爹没有枉活一世，哪里都晓得大谷冲有个常奋斗。今天的场面你也见了，喊声我屋里有人做生，那个热闹啊！人要脸，树要皮，再说，我们包谷佬，也要脚踩、脚踩……”说到这里，常奋斗噎了一口气，竟把后面的话忘了，脸上隐隐现出几分焦急。

“脚踩泥土。”常桂芳提醒道。

“脚踩泥巴，肚、肚……”

“胸怀全球。”常桂芳又一次提醒，“爹，这不是你高境界的话嘛！”

“对，脚踩泥巴，肚量要大，”常奋斗白了常桂芳一眼，“如今，早已经开了春了……”说到这里，常奋斗心里不由得